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金文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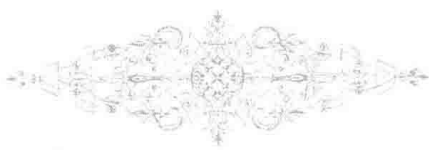
刘雨著

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学术文库

金文论集



刘雨著

紫禁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文论集 / 刘雨著. -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5
(故宫博物院学术文库)
ISBN 978-7-80047-601-3

I. 金… II. 刘… III. 金文-文集 IV. K877.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6661 号

金文论集

刘雨著

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景山前街故宫博物院內)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430千字 印张 33 图版 187幅

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80047-601-3

定价: 90.00元



劉雨簡歷

劉雨，字忠誠，1938年生於吉林省集安市，1950年到北京，1958年畢業於北京101中學，當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至1963年畢業，同年考入中山大學古文字研究室，師從容庚、商承祚兩位先生讀研究生。1978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從事研究工作，1997年奉調故宮博物院，任古器物部主任，2001年退休。

劉雨的學術活動始終圍繞我國殷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為主要研究內容展開，他特別注重資料的科學整理，先後參與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乾隆四鑒綜理表》、《故宮青銅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近出殷周金文集錄》、《商周金文總著錄表》、《流散歐美殷周青銅器》等，學術著述以嚴謹著稱。

以青銅器銘文內容為基本史料，探討先秦史學的若干問題，是他學術活動的另一特色。他對西周官制、禮制、年代學以及監察制度、王稱等，有重要的獨立研究。他還對金文族徽問題以及一系列青銅器銘文的內容、時代、國別等，作出過新的考證。如他對多友鼎、呂簋編鐘、伯唐父鼎、南陽仲再父簋、燕侯克壘盃、豳公盨、師盞鐘和姬寗母豆等，都寫出過專題論文，見解頗有新意。

劉雨曾應邀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河南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訪問、講學，也曾應邀赴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美國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達穆思大學、里海大學、芝加哥大學和澳洲悉尼大學等訪問、演講及合作研究。

劉雨於1992年被聘為研究員，1993年獲國務院頒發“社會科學有突出貢獻專家”政府特殊津貼，1999年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理事。現被故宮博物院返聘為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故宮博物院院刊》編委。

自序

1958年我帶着文學的夢想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想不到在四年級時卻被分配到“語言專業”。在以後的大學課業裡，唐蘭先生的“文字學”和周祖謨先生的“《說文》講讀”等課程引起了我對古文字學的很大興趣，因而五年級時我寫了《段注說文研究》的畢業論文，當時輔導我畢業論文寫作的是時任助教的裘錫圭老師。1963年考上中山大學容庚、商承祚兩先生招收的古文字學研究生，攻讀我國初創的“副博士學位”。在我求學階段，能得到這麼多位著名學者的指導，是十分幸運的，它為我以後的學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研究生畢業前夕（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我先後在工廠、機關、中學流浪了十餘年，直至1978年纔歸隊，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重新開始專業研究工作，這一幹就是整整二十年。

1997年底故宮博物院醞釀機構改革，我奉調故宮籌建“古器物部”，主持重新佈展“青銅器館”，2001年在故宮退休，這就是我簡單的個人經歷。

我剛到考古所時，很快就接到給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竹簡作釋文的任務，我想這是夏鼐所長對我業務能力的一次考核。當時戰國簡可參照比附的資料很少，釋文做的並不好，不過還是被附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信陽楚墓》書後，以《信陽楚簡釋文與考釋》為題出版。

在考古所的二十年裏，其實我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編寫《殷周金文集成》，個人的研究工作，都是圍繞《集成》展開的。比如，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和張亞初受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徐自強先生的委託，整理北圖收藏的金文拓本，編輯了《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我還與張亞初合寫了《西周金文官制研究》。為整理《集成》所需的清代金文資料，我編寫了《乾隆四鑒綜理表》。與此同時，《殷周金文集成》共計十八冊，於1984年至1994年也由中華書局陸續出版，其中我承擔了鐘（第一

冊)、簋(第六、七、八冊)、盨簋敦豆(第九冊)、爵角(第十三、十四冊)共七冊主纂人的工作。在考古所的歲月裡,正值人生中年,精力旺盛,像《西周金文官制研究》這樣的書,是我和亞初僅用十五天的假期,把行李搬到辦公室,吃住都在一起,日夜兼程趕寫出來的。我寫《乾隆四鑒綜理表》時,父親病重,書是在父親住院的病榻前寫成的。

《殷周金文集成》一書原定分拓本、釋文、圖像三部分,在編輯完《殷周金文集成》的拓本部分之後,我與陳公柔、張亞初三人分工撰寫釋文,三人分頭撰寫的稿子最後由我統一,寫成定稿,交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以《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的書名於2001年出版。

編輯《殷周金文集成》拓本部分的同時,我就開始收集《集成》各冊編成之後陸續出現的新資料,準備編輯《集成》的續編。恰在這時,北大的古文字碩士盧岩即將畢業,她到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來聯繫畢業後的工作,我向她介紹了我的計劃,她很快就參加到工作中來,我們一起完成了《近出殷周金文集錄》的編寫工作。作為一個副產品,我們還同時編輯了《商周金文著錄總表》,也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我到故宮博物院以後,在重新佈展青銅器館之前,配合新館建設,和丁孟等一道,把故宮藏殷周青銅器中較重要的三百多件,編成《故宮青銅器》一書。

收在本論集中我的幾十篇文章,或以金文為基本資料闡述若干學術問題,或考釋單篇銘文,大都與金文有關,故名其為《金文論集》。其中有兩類論文,我做了專題集結:其一是禮制。先秦古禮又統稱為“周禮”,是於西周時代形成的系統禮儀制度,對後世影響很大,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理解中華民族性格的關鍵所在。過去的研究主要依賴傳世的《儀禮》、《禮記》、《周禮》等幾部禮書,而它們的成書大都晚在戰國至漢代之間。我想結合上述文獻資料,用西周金文所記錄的內容來考察“周禮”,可能來得更直接些,這幾篇論文就是我在這方面的嘗試,其中發表在《燕京學報》新3期上的《西周金文中的“周禮”》是這部分論文的總結之作。其二是曆法及年代學,年代是歷史的脊梁,而古代曆法的研究又是年代學的重要方面。可以說,可靠的文獻記載(如古本《竹書紀年》)和金文中所記錄的古曆內容,將是我們復原先秦年代原狀的最重要的資料。這幾篇論文記錄了我有關年代學問題的思考,其中在香港第三屆古文字會上發表的《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是我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總結。我在參加“夏商周斷代工程”“金文曆法小組”工作的幾年時間裡,無保留的為同事們貢獻了自己積累的全部金文資料,但我對“斷代工程”所作出的結論是有不同看法的。2001年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訪港,無意中會見了正在中文大學演講的美國加州大學著名學者何炳棣教授,兩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出於對祖國歷史的責任感,他也在關注國

內正在進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想不到我們的觀點竟完全一致，當下就決定要合寫一篇討論文章，這就是後來發表在《燕京學報》新16期上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文集中其他論文也大體是按內容類別排列的，具體銘文的考釋有：江蘇無錫前洲出土的楚鄴陵君三器（與李零合寫）、吳王光劍、斂戟、多友鼎、呂簋編鐘、伯唐父鼎、仲禹父簋、燕侯克壺盃、幽公盃、師盃鐘與姬奭母豆等。另外尚有討論金文八卦數字符號的兩篇論文，考證金文葦京地望、金文所記西周的監察制度、金文中與玉有關的記載、金文中的族徽問題、金文中的王稱等論文，以及一些有關金文綜論性和介紹性的文章。

在盤點學術歷程時，我常常想起兩位國外的朋友。一位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汪濤先生，1995年他出面邀請我訪問倫敦半年，使我第一次有機會看到外面的世界，能結識像艾蘭、羅森夫人、韋馱、湯普森等一批著名的西方漢學家。後來他們遍佈全球各地的學生像韓國的詩經學者吳萬鍾先生、澳洲新南威爾士博物館的柳楊先生等也相繼成爲我的朋友。我和汪先生還在短短的訪問時間裡，合作完成了《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一書的編輯。在倫敦期間，我曾數十次參觀大英博物館，而且承蒙館方盛情，提供了館藏全部青銅器檔案資料，並容許我逐件作了拍照和記錄。另一位是美國里海大學的柯鶴立教授，2002年底，她邀請我訪問美國五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我們合作研究金文的“族徽問題”。在美國期間，我先是接到了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持“早期中國講座”的李峰博士的邀請，作了《西周金文中的射禮》演講，我把原發表在《考古》上的文章作了補充，加進了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新出土的柞伯簋等銅器，對這一禮制做了進一步的論述。三月初，接到美國北部達穆思大學專爲我國新出幽公盃所組織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主持會議的艾蘭教授要我作了《幽公盃考》的主題發言。接着還接到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李潤權教授的邀請，作了《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的演講，用這個題目向哈佛的學者們介紹了中國先秦青銅器金文斷代的原則、方法以及我個人在這一領域的探索。最後，在離開美國前夕，遠在中國訪問的夏含夷教授委託夏德安教授邀請我在芝加哥大學作了《近年中國大陸新出重要青銅器》的演講。在幾個大學演講的同時，還有機會順訪了紐約、波士頓和芝加哥地區的各博物館。西方博物館對學者的開放程度是令人十分感動的，各博物館都毫無保留的將庫藏的全部青銅器實物允許我作了詳盡的拍照和記錄。歐美之行，與西方學術界的交流，增進了學者間的理解和友誼。

在這個集子即將付梓的時候，我還特別懷念我的師長、老朋友陳公柔先生，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廣受大家尊敬的一位學者，陳先生長我二十歲，博聞強記、學識淵

博。坎坷的一生，使他積累了許多處世為人的經驗，記得我初到考古所，感歎自己十餘年大好光陰的耗費，無所適從時。他對我說：“從現在起，你給自己的年齡減去十歲思考問題。”簡單的一句話，給我平添了許多信心。二十餘年裡，我們朝夕相處，他給了我許多貼心的指導和幫助。正當我們準備一起去杭州參加古文字會，也正當他的文集即將出版時，他卻黯然逝去。我在校勘他的遺稿時，睹物思人，心中無限惆悵傷感。

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回顧自己六十餘年走過的人生道路和學術歷程，還算充實和有益，聊可自慰。

劉雨 2004年12月12日於北京甘露園

目 錄

自序	1
西周禮制	1
西周金文中的射禮	3
射禮考	15
西周金文中的祭祖禮	27
西周金文中的相見禮	54
西周金文中的饗與燕	61
西周金文中的大封小封和賜田里	74
西周金文中的軍事	84
西周金文中的“周禮”	113
曆法及年代學	163
金文“初吉”辨析	165
再論金文“初吉”	178
殷周金文中的閏月	185
金文饗祭的斷代意義	193
叔虞方鼎銘的閏月與祭禮	207
“夏商周斷代工程”基本思路質疑	
——古本《竹書紀年》史料價值的再認識	213
族徽銘文	247
商周族氏銘文考釋舉例	249
殷周青銅器上的特殊銘刻	258

數位記號·····	267
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	269
殷周金文中的象與數·····	281
銘文考釋·····	287
楚邾陵君三器·····	289
益陽出土的戠戟銘商榷·····	297
關於安徽南陵吳王光劍銘釋文·····	298
多友鼎銘的時代與地名考訂·····	299
邵鸞編鐘的重新研究·····	306
伯唐父鼎的銘文與時代·····	314
南陽仲禹父簋不是宣王標準器·····	317
燕侯克壘盃銘考·····	324
豳公考·····	327
師盞鐘和姬窶母豆·····	337
綜合論述·····	345
金文莽京考·····	347
“乾隆四鑒”的作者、版本及其學術價值·····	357
一九八八年甲骨金文研究·····	368
一九九〇年金文研究·····	374
一代大師	
——紀念唐蘭先生誕辰百年·····	378
近出殷周金文綜述·····	381
金文研究中的三個難題·····	392
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	398
西周的監察制度·····	430
金文斷代法研究·····	435
金文中的王稱·····	445
書評及序跋·····	473
介紹《金文著錄簡目》·····	475
北京圖書館藏青銅器銘文拓本選編序·····	478

新版《金文編》評介	482
跋考古研究所藏彩繪本《西清古鑑》	485
《殷周金文集成》述評	495
《故宮青銅器》前言	501
《商周金文總著錄表》前言	510
寫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出版前夕	512
本書相關文獻一覽表	515
本書使用的西周王年概念	520

西周禮制

西周金文中的射禮

過去，對古禮的研究多以文獻資料為基礎，近代學者郭沫若、陳夢家、楊寬等開始注意運用古文字學的材料。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以西周金文為主體，結合文獻和出土器物上的圖象，試對古禮中的射禮作一探討。

西周金文記述了周王室及貴族們許多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活動內容，其中有部分銅器銘文對射禮作了簡要的描述，下面我們對這些銅器銘文的內容作一些簡單的考證，以歸納出西周時射禮的大概情況。

一 麥方尊（《西清古鑒》8.33）

王令辟邢侯出坏，侯于邢。季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述。迨王饗葷京，酏祀。季若昱日，在璧壚，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彘禽，侯乘于赤旂舟從……作册麥易金于辟侯……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

本銘記述了邢侯參與周王“酏祀”和“大豐”的過程，銘文大意是：邢侯新封於邢地，在二月入宗周朝見周王，朝見過程很順利。此時正值周王去葷京，舉行酏祀，第二天，周王在辟雍大池裏乘船舉行“大豐”，周王射大彘禽，邢侯乘一艘張有紅旗的船跟隨周王，邢侯受到周天子的獎賞，作册麥又受到邢侯的獎賞，因此麥在這年鑄了這件銅器以紀念上述事件。這裏可能是作册麥輔佐邢侯參加了朝見和祭祀活動，使邢侯在各種場合都舉措合禮得體，因而受到邢侯獎賞。

“周王射大彘禽”一句是講射禮的內容，大彘禽有的學者認為就是大雁，《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銘中的“酏祀”是周人祭祀祖先的大典，估計與甲骨文中殷人的“彘祀”相近。銘文中的“大豐”即“大禮”，金文中“豐”和“禮”是一個字（在漢隸中還是一個字，豐和禮分為兩個字是很晚的事情）。《周禮·秋官·

大行人》“禮，九牢”，注：“禮，大禮，饗饋也，三牲備爲一牢”。《周禮·秋官·司儀》“致飧如致積之禮”，鄭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饋”。這裏的“大禮”應是“酌祀”的一部分，指向祖先貢獻犧牲的大典。金文有大豐簋（《三代吉金文存》9.13，以下簡稱《三代》）從另一角度記述了“大豐”的過程，銘文云：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監在上，丕顯王作省，丕繇王作廢，丕克乞衣王祀。

這裏記述的“大禮”是祭祀周文王，配享上帝的典禮。銘中的“王凡（汎）三方”是指周王乘船汎遊辟雍大池的三方。麥方尊銘有“在辟雍，王乘於舟爲大豐”“侯乘於赤舳舟從”，二者所記大禮的環境和方式是一致的。根據《禮記》的記載，周王在舉行大的祭典之前必須先在澤中習射，所以麥方尊銘記周王在舉行“大禮”前要射大彝禽。

金文中還有“射魚”的記載，也在莽京的辟雍大池中舉行，稱之爲“乎漁”。如：井鼎（《三代》4.13）

惟十月，王在莽京，辛卯，王漁于□池，乎井從魚。攸易魚，對揚王休，用作寶尊鼎。

又比如適簋（《三代》8.52.2）

惟六月既生霸，穆王在莽京，乎漁于大池。

《春秋·隱公五年》“春，公矢魚於棠”。

《淮南子·時則訓》“季春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矢魚”、“射魚”、“乎漁”大概是一回事，也是射禮的內容之一。宋代人編輯的《博古圖錄》16·41~46收錄了三件害簋，其銘文云：

“用餼乃且考事，官司夷僕、小射、底魚”。銘中的“底魚”據陳夢家先生考證就是專司射魚的官吏。^①

麥方尊中的邢侯是今河北邢臺一帶的邦君，麥是其史官作冊。

二 令鼎（《三代》4.27）

王大藉農于謀田，錫。王射，有司眾師氏小子卿射。王歸自謀田。王御謙仲僕，令眾奮先馬走。王曰：“令眾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十家”。王至于謙官，□。令拜，頷首，曰：“小□適學”。

此鼎銘講的是周王在舉行藉禮之後舉行的一次射禮。射禮舉行的地點可能是在謀田，也可能在謙仲之官謙官。金文敘事前後次序每不固定，“王歸自謀田”、“王至於謙官”是講周王舉行藉禮之後，由謀田到達謙官這一件事，銘文却分作兩處寫，而且中

間夾雜了一段射禮的內容。鼎銘中的“令眾奮先馬走”、“令眾奮乃克至”兩句講的都是有關射禮的內容，在射禮或投壺時，勝算曰馬。《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注：“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鼎銘的“馬走”疑即“立馬”，即一馬、二馬、三馬相從而立的過程。“先馬走”即“先立馬”的意思。“乃克至”是周王對令及奮射技的讚語，誇讚二人的射技能達到“盡善盡美”的程度，“至”有“盡”、“極”的含義。如鞅鐘（《三代》1.65~66）云：“王章伐其至，戡伐其都”，“至”與“都”相對，“都”為中心，“至”為邊陲，所用也是“極”、“盡”的意思。因為二人射技表現突出，因此受到“臣十家”的賞賜。射禮本身帶有獎拔人才的目的，《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有慶而益地”。

令和奮兩人的身份可能是“小臣”、“小子”之類，因銘中有“小口迺學”一句，“小”字看得十分清晰。靜簋中的靜也是教射的，稱“靜學無戾”。靜是“小臣”，與令和奮身份相當。

參加這次射禮的除周王、令、奮以外，尚有“有司”、“師氏”、“小子”三種人。“有司”是職官的泛稱，指一般有所司掌的官員。“師氏”是“師”的尊稱，西周金文中“師”出現百餘次，多數指帶兵打仗的武官。金文中的“小子”作職官講多為武官，如“伯大師小子伯公父”（伯公父簋，《陝西青銅器》3.94）、“仲大師小子休”（仲大師盃，《文物》1978年11期）、“大師小子師望”（師望鼎，《三代》4.35），這裏“小子”是“大師”的部下，自然應是武官，金文中還有一些小子是指一些貴族子弟，如遣小子（遣小子簋，《三代》7.28）、顏小子、衛小子（裘衛鼎，《文物》1976年5期）、散人小子（散盤，《三代》17.20）等，略相當於文獻中的“庶子”、“國子”、“余子”之類。《周禮·夏官·大司馬》“王弔勞士庶子”。注：“庶子，卿大夫之子”。《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注：“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周禮·地官·小司徒》“大故，致余子”。注：“余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這些貴族子弟也多擔當武職，故常常與師氏、虎臣等並列。

三 靜簋（《三代》6.55）

惟六月初吉，王在葦京，丁卯，王令靜司射學官，小子眾服，眾小臣、眾夷僕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來、呂弼卿齒蓋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戾，王易靜鞅剝。